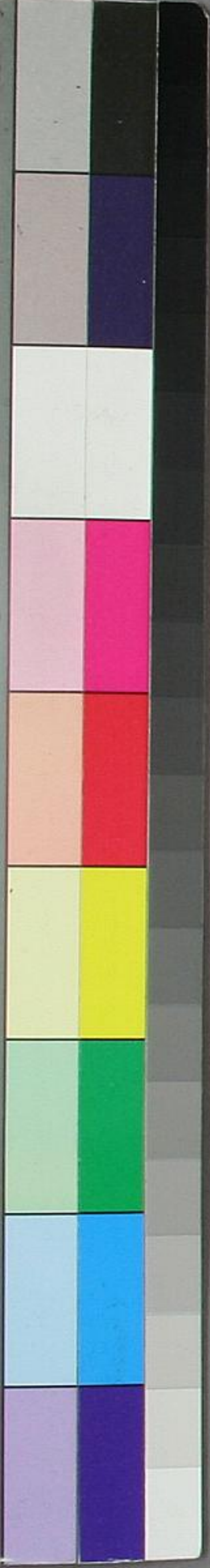


唐鑑音註

113
598
1



門 4 13
號 598
卷 1 136

唐鑑

范淳夫先生著

東萊先生音註

淳夫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說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

朱文公詩

侃侃范太史
受說伊川翁
春秋二三策
萬古開羣蒙

伊川先生几案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謂客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重刊唐鑑序

天正十五年二月
花房福太郎氏寄贈

內山文庫

宋太史范公集唐之興廢治亂所由編為唐鑑十二卷上自高祖武德元年下迄昭宣帝天祐四年凡二百九十年之間其君之賢否臣之邪正事之得失罔不具載又自析以義理斷以至公元祐初上於其君將所謂夏監於商商監於周不遠而易見也

唐鑑序
若隋以窮兵暴斂苛政虐民天怨於
上人怨於下遂至大壞唐高祖取之
以寬易暴天下之民棄危就安五年
而底平再傳而太宗負觀之治幾及
三代此其所由興也迨武氏弒中宗
遂篡國唐運幾絕睿宗日微幸而玄
宗以兵取之開元政績擬於貞觀終
有天寶之亂惜哉若肅代德順諸君

俱無可稱至憲宗中興元和政治是
有可觀穉敬文武宣懿僖昭之世君
子少而小人多是以或內變或外侮
藩鎮日強王室日弱誠可監其失也
然自其祖宗以來如用房杜姚宋韓
張顏陸諸君子則足以翊贊大猷弼
成治化可為善人之勸桀何而有盧
李楊宇訓注仇田姦邪之徒欺君誤

唐鑑序
國蠹政虐民使人心日離國祚日短
此又惡者之戒唐之是非得失已昭
昭於一鑑之中東萊呂先生復爲之
音釋則又皎如天日矣嗚呼天理民
彝萬古不易唐鑑之明善惡不爽固
足以爲宋之監也繼宋而後者凡十
百世皆有鑑以照之可不慎哉可不
懼哉吾邑令呂君得此書于秋官徐

君朝文欲以繡諸梓邑之太學生楊
伯川富而好禮乃捐貲以成之置于
家塾傳之四方垂諸永久其有補於
世道多矣故序

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夏六月朔且
賜進士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
御史侍

經筵官毘陵白昂序

重刊唐鑑序
史之名尚矣後世以史稱之曰鑑者所以哀集夫古之治亂興亡之跡妍蚩美惡之形如鑑之照物莫得而逃所謂彼闇則此明繇今以逮古宋范太史作唐鑑十二卷加以論斷呂東萊先

唐鑑序
生爲之音註，釐爲二十四卷。上自隋末，下至五代，考據詳盡，徃徃爲人所傳誦。近世無聞焉。予來爲武進，初考之，京同年徐秋官朝文嘗手校，是編出以示予。欲爲刻梓以傳，於是乃屬郡士朱悉易重爲校勘。溫媼旣分魯

魚是正，復介繕書者，用楷法入版而鐫之。不二三數句，則范呂二先生之用心，得以暴白於冊府矣。予不敏，姑書其歲月以實卷首云。

大明弘治十年歲次丁巳夏六月
既望

賜進士第文林郎直隸常州府知
武進縣事鼓城呂鑑序

夫中不始於善其惡凡以積德
夫然之則必其德以聚而後成
而論公不始於德世則身之
故其善也必其德以聚而後成

唐鑑序
出典也及其下必以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

詔與臣光脩資治通鑑臣祖禹分

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亂之所

由昔隋氏窮兵暴斂害虐生民其

民不忍其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

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歲而有天下
 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
 也以治易亂以寬易暴天下之人
 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
 包四荒下遂萬物前王陵傳宰相
 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

之勤勞天厭於上人離於下宇內
 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
 治未嘗不由君子其亂未嘗不由
 小人皆布在方策記中庸文文武之
 顯不可揜然則今所宜監莫近於
 唐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

可不監于有商書召臣謹采唐得失之迹善惡之效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為十二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徧舉而其大畧可睹矣臣謹上其內

唐 歷代 傳

○高祖

太宗
楚王智雲 齊王元曉 魯王元夔 鄧王元裕 霍王元軌 鄭王元懿 韓王元嘉 周王元方 漢王元昌 衛王元霸 巢王元吉

高宗

則天后
趙王福 江王元 越王貞 蔣王暉 蜀王愔 庶人祐 吳王恪 魏王泰 楚王寬

中宗

睿宗
許王素 節王上 金王忠 原王忠 燕王忠 章懷大 子賢 孝敬皇 帝弘

玄宗

肅宗
殤帝在 譙王重 福 節愍太 子重俊 懿德太 子重潤 憲 讓皇帝 憲 惠莊太 子橋 惠文太 子範 惠宣太 子業 隋王隆 悌

肅宗

涼王 棧王 穎王 儀王 夏王 壽王 光王 鄂王 太子瑛 奉天皇 帝宗 靖恭太 子 懷王 末王 延王 盛王 濟王 信王 義王 陳王 豐王 恒王 瑱

玄宗

先天 大 二
天寶 十三 三

肅宗

至德 二 二
上元 二 二

代宗

廣德 二 二
大曆 十四 四

德宗

建中 四 四
貞元 二十一 一

順宗

永貞 一 一

憲宗

元和 十五 五

穆宗

長慶 四 四

敬宗

寶曆 三 三

元

之

圖

文宗

太和 十 十
開成 五 五

武宗

會昌 六 六

宣宗

大中 十三 三

懿宗

咸通 十四 四

僖宗

乾符 六 六
光啓 四 四

昭宗

龍紀 一 一
光化 二 二

哀帝

三 三

乾元 二 二

寶應 二 二

永泰 一 一

興元 一 一

中和 四 四

乾寧 四 四

景福 二 二
天祐 一 一

大順 二 二
天復 三 三

廣明 一 一

文德 二 二

進唐鑑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

必以古驗今以前示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

所無于佚于樂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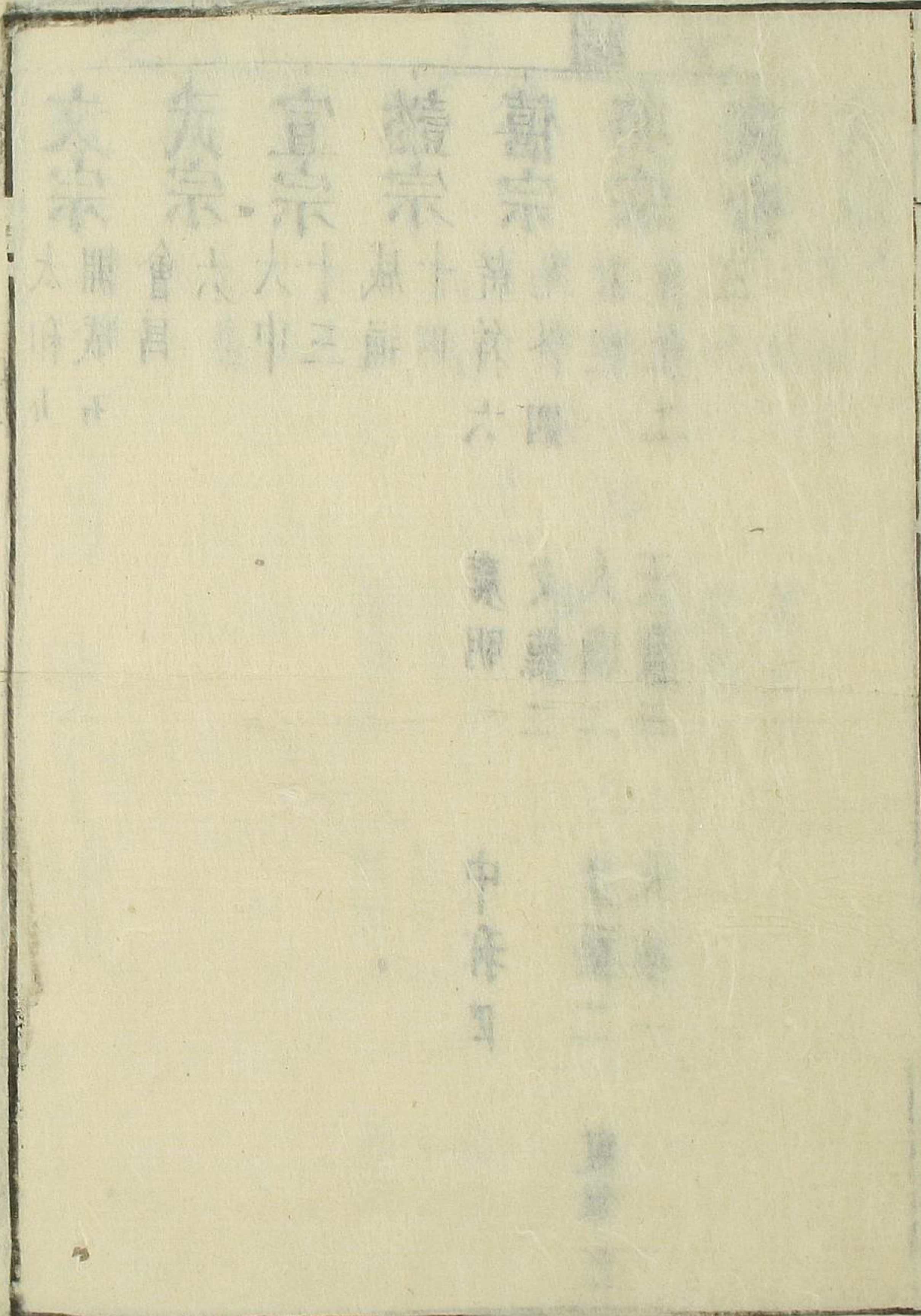
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歷年墜命書召

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誓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誓天若

惟時既墜厥命又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

惟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在
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
命墜厥命日陳於前皆所以進哲德而養聖功也

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昔在

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董有唐嘗於細

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析以義理輯成一書

思與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館征工執藝事以諫獻之

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

先帝遽揚末命伏遇

皇帝陛下嗣膺

大統

睿智日躋

詳延耆儒

啓沃

聖學書說命啓乃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

以為元龜元龜其莫如唐儀刑

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四方承式萬

世永賴書太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臣之此書雖不足

以發揮

德業廣助

聰明奉奉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

告輒以狂愚塵玷

日月罪當誅死伏唯

清間之燕少賜

省覽其唐鑑十一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

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事之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即騎都尉賜緋魚袋臣先祖禹

表上

又上

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章往所以察

來易繫辭夫易所以彰往而唐於

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監不遠著

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
 書局多歷年所書君不勤而祿無補聖世
 神宗皇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臣
 誤息

擢置秘省臣比及赴職不幸

先帝違豫遽棄羣臣不獲一覩臣

清光螻蟻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

討論唐史據其行事輯成一書以私意而

發明之可以

稽參得失

監觀成敗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

天覆羣生

酌于民言以美

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

先帝思報之於

陛下是以月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為書

著為詩百工獻藝庶人傳語

左襄十四年史為書著為詩工

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思不出職交修

于上冀以塵露仰禪

崇深

臣

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治亂興廢皆

起細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

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

後事之帥也

史鄭世家云

其唐鑑十一卷繕寫成

六冊謹隨表

上進以

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表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

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

賜緋魚袋臣范祖禹撰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

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中臣呂祖謙

註

隋大業十三年

煬帝

高祖為太原留守領晉

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

子世民太宗知隋必亡隄結豪傑謀舉大事懼

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

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世民因亦入白其

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

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聲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

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

啓之乎啓格開導也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

起兵脅音協高祖昵裴寂之邪昵近也受

其官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

倚依也何以示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

則而象之孝聖治章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

孔安國尚書傳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尤不可不慎舉也

是以唐世人王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猾夏

之亂書舜典蠻夷猾夏孔安國六代亂也盖高祖以此始也

或曰太宗苟不為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

突厥將為後患將如一二者權以濟事也後

羈傳光武謂官屬曰王

羈權以濟事殆天瑞臣竊以為不然古

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也孟公孫丑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太宗恐

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為患終守臣節可

也豈有脇父臣虜以得天下而可為歟此

而可為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

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唐本統書生見太宗

曰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虞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王莫吾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攻拔之執

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以

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

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也釋箕子之囚

封比干之墓史周紀武王釋商

容之間封比干之墓史秦又書武成戮蜚廉惡來於海隅紀

廢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顯
以材力事殷紂周武王伐紂并殺惡來顯
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方示以

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草心易慮儒

效四海之內莫不草心易慮以化順之以聽上之所為去商

之汙俗被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離婁

歸仁也如草之從風也語顏淵君子之德

上之風水之就下太宗始起兵而戮一倭人民知所

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為忠而不為倭宜

其成上業之速也德儒倭於隋而戮於唐

為倭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王復

書曰復如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

於咸陽秦王熒商辛於牧野熒音高祖得書曰

密安自務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

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天

生烝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

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
第早膺圖錄以寧北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
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
推天下不足定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譎而不正孔子議之語

問晉文公譎而不正當是時李密方圍洛

邑高祖乘虛席卷入關席卷猶言密進則

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

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高祖

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書說命中無及

其自欲為盟王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

行詐哉且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

以為名也臣以為此非太宗劉文静之謀

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懼之計得已

而不已者也

武德元年二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為相國加

九錫相去聲王謂僚屬曰此諂諛者所為耳

孤秉大政而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

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

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所非笑竊亦耻

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

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

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禪去聲若

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為若其無知孤自尊而

飾讓平生素心所不為也但改丞相府為相

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

考其實無異於寒浞王莽左襄四年魏莊

自鈕遷于窮右因夏民以代夏政用寒浞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王莽漢元后之

弟子漢末篡位號而必欲效唐虞之文後

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為羞也

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諂諛者所為故繁文

偽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
兵取而必為之文曰受禪於隋禪時是亦
未免襲表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
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
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
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臣 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

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

六雅文王

詩毛萇云麗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其數
不徒億多言之也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
為侯於周之中無常者
善則就之惡則去之 武王數紂曰昏棄

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

書牧誓王曰今商王

受懜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咎昏棄厥
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
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 誅其罪人之身而立其子天下

之公義也况其父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
疆臣篡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

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循一軌傳曰
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
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
皇帝位奉隋帝為鄜國公
詔前隋蔡王智積
等子孫皆選用之由漢以來最為忠厚其
享國長世宜哉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為隋以惡聞其
過惡鳥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務盡下情
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

有獻鷓鴣者

鷓音

又百戲散樂亡國浮聲近

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

儒音

擬

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為子孫法也
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
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
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

諫臣

國晉詁典王賞

故諫而受賞者興之

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
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塗壅底
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
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
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繫乎言路
而已高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
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
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熱者之得濯廢者

之得起民知上之憂已而疾痛將有所赴

愬也

孟天下有疾其君者皆赴愬於王

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

左隱八年

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

也自三代之衰稱姓者或以國

如風俗通姓篇京西

宗於國齊魯宋衛是也

或以族

族諱

或以地

如高氏出齊太

公之後食粟漢倉氏庚氏其祖本或以官王倉庚之官食貨志
於高因氏焉云居官以為姓蹠注子孫各本於其祖不
云倉氏庚氏是也

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為劉鄙陋無稽
前漢婁敬傳敬賜姓劉氏而唐世人主遂以為法非其

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
異類為同宗如唐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
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

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
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為而強欲

同之豈循理者乎上瀆其姓下忘其祖非
先王之制不可為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江切

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
儀同帝以封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

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于帝帝悅尋
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責德彝之

諂巧既在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

矣俛人之難遠也遠去聲自古君子易疏易音

疏異下同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

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音而戚於不見知

也戚哀也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為所惑不

能有解解九買切釋也鮮有不至禍敗者也鮮上聲

三年五月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

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為我語唐天子為子偽切吾

為老君吾而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祖禹曰商祖契史殷紀殷契周祖后稷

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

也唐之出於老李名由妖人之言而

誣諛者附會之高祖啓其原高宗明皇扇

其風又用方士詭誕之說躋老子於上帝

唐高宗紀乾封元年二月己未卑天誣祖

悖道甚矣

悖背同

與王莽稱王子喬為皇祖

叔父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

銑先典切

帝數之

數數其過也

銑曰隋失其鹿天

下其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為罪無所

逃死竟斬於都市

祖禹曰蕭銑故梁子孫

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

屯

難之世

難去聲

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

楚欲復其祖考之業雖僭大號

唐本傳義帝二年僭

稱皇帝

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

其王亦足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

而降完府庫奉圖籍而歸之唐

同上武德四年高祖

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逼其都請軍門降然則唐初

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繫

其王致之闕下

繫力追切繫也

雖無道如

劉錡拒命如繼元皆五代時窮天下之力

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牖下自三代以

來未之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書召

命天永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

引樹黨友樹植也中允王珪洗馬魏徵洗先說

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

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

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

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

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帝許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聲不以有功以德不

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

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

孝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

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

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

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

以輔導東宮為職東宮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

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儲副也太子君之副

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

為秦伯不亦善乎史吳世家吳秦伯秦伯弟仲雍皆周太子子而

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秦伯仲雍一人葬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且建成既為太子

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

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

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

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為建成謀

猶如此况庸人乎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監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帥率音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成為外職事官自開

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自驃騎至
陪戎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
十一等為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書周

太師大傅大保茲惟三公故不以一職名官

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蓋

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太尉掌武蓋古者太司馬之職也司徒

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三公之官

也同上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為三公卿或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

王土是為三公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

復因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

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

而又有尚書省同上尚書省尚書令一人

六尚書吏部戶部禮是政出於也既有

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衛尉

寺宗正寺太僕寺大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

有_レ四時百官之有_レ六職

天官冢宰地官司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司空

寇久官司司空

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網之

在_レ綱

書盤庚若網在綱綱有條而不紊

裘之挈領雖百世不

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

語十三必也正名乎

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

調去聲

一中之民給田

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

二為世業八為口介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

隨_レ土地所宜綾給_レ絕布

絕音施

歲役二旬不役

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

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

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

凡_レ民貨業分為九等

貨音資

百戶為里五里為

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在田

野者為村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工商雜

類無預仕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

歲為中二十為下六十為老歲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祖禹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

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

祖庸調其後租庸調法壞而為兩稅給田

之法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王之制因不復見

其制由是斯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為兼井租庸之法壞而

為兩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

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壞井田開阡陌註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陌與佰同

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孟梁惠王明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

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今也制民之產使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

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

富者所以能無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

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

為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

盍亦反其本矣同上盍亦反其本矣昔哀

公以年饑用不足問於有若若曰盍徵

乎夫徵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

必徵而後可也語上二哀公問於有若曰

對曰盍徵乎曰一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

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

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後之為治者三代

稅謂之徵徵直列切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歛梁孟

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

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

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為東宮

衛士驍古堯切彌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

騎去置東宮諸坊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

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介

朱煥等以甲遺文幹將去聲介與煥等去爾

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頴召文幹頴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為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揚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惡如字罪孰大焉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嬪音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前淮南王傳孝文即

位時高帝子惟孝文淮南厲王長在而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後終得罪廢處蜀嚴道邛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為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汗平聲遣使請昏使去聲

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彊為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

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為恥前匈奴傳冒頓圍高帝於白登

使劉敬結和親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關氏以為畏之邪與耶同下

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

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間去聲而欲

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眾賢而問

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

若頡利之強弱者猶許其昏則疆者何以

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

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如唐蠻夷薛延陀

陀傳延陀使請婚帝許以新興公主下嫁之類妻去聲長方丈切中宗以

後皆嫁公主於蕃國如蠻夷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

普回紇傳肅宗幼女寧國公主下嫁磨延啜之類夫匹士庶人求

配偶猶各以其類况王姬公族而棄之遠

裔變華為夷豈不畏哉而終唐之世人君

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

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

吉立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

委太子處決處上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

功藩王也太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太子君之

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

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

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弟雖齊聖

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

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

臣竊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

為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

孟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

相去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

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

親愛之而已矣

並孟子萬章

象得罪於舜故封

之管蔡流言於國

書金縢武王既喪管蔡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日公將不

將危周公以問王室

間去

得罪

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

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

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

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

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

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

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

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

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

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

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

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

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

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大宗之罪著矣

初洗馬魏徵洗先典切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

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

弟間去聲眾為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

若早從徵言以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

改容禮之引為詹事王簿亦召王珪韋挺於

寓州寓州主切皆以為為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語十四子路曰桓公殺公

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

去聲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

世子也桓公先入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

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

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

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於齊小白齊桓公名以

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

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

小白入於齊

又曰齊人取子糾殺之稱子糾所

以惡齊也

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是以管仲不得

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為君今建成為太子

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

東宮之臣

王珪魏徵

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

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

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

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讎暮

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

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

苟不明於君臣之義而委質於人

國楚語委質為

臣無有二心質音攀

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宗引諸衛將卒

將去

習射於殿庭諭

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

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

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去聲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師加以上考羣臣多諫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勸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

前王父偃傳司

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

之事殿庭非其所也苟將士得其人何患

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

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

而為卒伍之師

禮地官小司徒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即位

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

陋矣雖士勵兵疆征伐四克

楊先知云

威加海

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

之帝晒之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
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
奢省費省音音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
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
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語十信哉斯言
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

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子君道

源源清則流清是以先王之治必及求諸

已孟離婁行有不已正而物莫不應矣

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

未見其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

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前刑法志清太宗行

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迂

也遠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
年七十一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太宗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

矢好音耗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

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

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

者辨之未精也和讀曰曷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

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

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其數延見音

朔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

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太宗因識弓之

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

而不自用皇皇者華詩周爰咨詢周爰咨謀此其所以興

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為誰為于對

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

言或揚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

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

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

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

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

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

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

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南有嘉魚詩至誠樂其賢者其

之之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

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流之晉荀勗傳

清清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莊天道聖人之

也也鑑如冰之止止水言則物至而不能罔矣

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

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經記

衡權衡誠縣而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直縣音玄我以其

正彼以其頗平聲我以其真彼以其偽何

患乎邪之不察倭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

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

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

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

不動也况不誠而能動物乎孟離婁不誠

也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

所為雖欲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
則忠直者進而檢邪者無自入矣檢音織
帝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無道
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
雖同人心則異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
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
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
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易革卦云取之以仁義守之

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

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

武征伐為逆取楊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

也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為仁

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

逆矣則無時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其繇驩兜不能蔽也共音恭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 祗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

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為耳目故聰

明

管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為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為耳聽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為耳目故暗蔽明措

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

聞之日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
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
卿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否卦九五

云云書曰儆戒無虞

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儆戒無虞

夫戒所

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觀突厥入朝而知

懼如此其能致負觀之治宜哉

貞觀太宗年號魏徵

傳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人
幾殺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天下大治

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
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

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

數赦數音朔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

如後王符

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赦
贖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

夫良民

不被澤而罪人獲宥政之偏黨莫甚於此

欲以致和而措刑

前李尋傳善政致和

不亦疎乎而

人君每以赦為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

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書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

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

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

而治簿書期會

前賈誼傳今大臣時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為大故

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

有不便者皆應論執

應平

比來唯暗順從不

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

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

禮天官六宰惟王建國辨方正

征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

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同非徒使上下

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

書周命穆王命伯冏懋乃后德

交修不逮

故書曰百官修輔

書胤征百官修輔厥后惟明

苟

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史而已不明

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惡鳥故切是以政亂

而上不聞太宗赦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

不可得也

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

長上聲下同

請帝為

大可汗

汗音寒下同

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

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

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

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

太宗以萬乘之主而無為夷狄之

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俸事不師古

書說命說曰王

人求多聞時惟喪事學於古訓乃有不足
獲事不少師古以克承世匪說攸聞
為後世法也
孟離婁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尚十萬口詔
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
兗豫之間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農
民顏師古請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
落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部署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

抗衡中國竇靜以為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
宗室之女妻去聲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
弱勢分易為羈制温彦博請準漢建武故事
置降匈奴於塞下降下江切使為中國扞敵魏徵
以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帝卒
用彦博策置四都督府六州以處降衆酋長
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
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

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

家語相魯魯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

子美齊桓之功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匡天下

左衽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

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

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聲以今

小天下而音誇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

中國幾何不胥而為夷也幾音機胥相居切是以

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

詔自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

上啓委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聞奏時太

子年十一歲

臣祖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左閔

里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記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二雞

初鳴而不服，至於寢門外，問內古之教者

堅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必以禮樂。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

太子王子羣，后而置師保以輔翼之。
記文王世子

太子皆在焉。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

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入

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得成也。師

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也。保也者，慎其

身而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
苟問學明而德性成。
記中庸庸尊

何患乎不能聽訟也！且年十二而

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才則將不

學而能不才，則官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

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張玄素諫曰：

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

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

日效之也？
惡鳥故切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

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

矣。帝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之
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
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
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
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

臣祖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勝文公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

太宗虛已以來直言故羣

臣爭救其失唯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

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具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一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

復勞神苦形復扶切豈能一一中理中，去聲群臣

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建莫敢諫爭

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

才置之百官使同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

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

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曰敕

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

得阿從無母音不盡已意之為人亦之

臣祖禹曰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

哉此舜皋陶所以賡歌而相戒也書益稷帝庸作

歌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

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明唐劉蕡傳君以知人為臣以任職為良

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

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
 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
 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當舜之時禹平水
 上書舜典帝曰咨禹汝稷播百穀帝曰棄
 飢汝后稷惟時懋哉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
 播時百穀帝曰契汝作司徒皋陶明五刑帝曰皋陶
 敬敷五教在寬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
 明克允並同上又大禹謨帝曰皋陶汝作
 士明於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夔命汝典禮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帝
 樂教胄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帝
 咨益汝垂作共工帝曰咨垂汝虞工之事
 作朕虞共工並同上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
 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
 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
 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
 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

唐鑑卷之三
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
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
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
失不在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
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
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
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

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
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
苦愁苦則易化易音異下同譬猶飢者易為食渴
者易為飲也帝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
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
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耶同魏徵書生
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
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

征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大平豈
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
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為鬼魅矣鬼音媚人王安
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
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
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
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
刑纔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

不開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
忌曰負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
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
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
服朕內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長下火切並帶
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
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
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

稱朕所在稱去聲則其功豈獨在朕乎

臣相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

前賈誼傳莫如

先審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

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

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

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

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

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

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

道在人主所力行耳

前申公傳為治顧力行何如耳

孰不

可為太宗乎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

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二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太宗

五年初帝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為
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
過大今平聲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
家宗室至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
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
等級以聞至十一年六月詔荆王元景等二

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

也勢也

柳封建命德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善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

覲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

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

已亡秦以詐力一天下剗滅方國以為郡

縣

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

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

世唯知周之長久

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年故云長久

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

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

丙屏音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

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

堯舜以天下傳

賢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

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

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

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

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

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

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大平而興禮

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上好招來絕域以

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

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

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

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

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

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歟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以貶哉

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且事

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書周

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必告祭柴望所以尊

天而懷柔百神也書巡狩告祭柴望詩時

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後世學禮者

失其傳而諸儒之諛說者為說以希世王

謂之封禪子音善實自秦始皇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

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

祀禪梁父刻所立石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

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大平盛事

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

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

事為非也其後顏師古議其禮房喬裁定

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徵屢豐羣臣言封禪皆不

等命顏師古集當時名儒博上雜議不決於是房玄齡魏徵博採眾議奏上

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同上貞觀

東幸行至洛陽高宗明皇遂踵行之同上

以彗星見乃止乾封元年封泰山玄宗開元十一年有事

泰山為玉冊玉匱石礧皆如高宗之制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為非以韓愈

之賢猶勸憲宗並見本傳云則其餘無足恠也

嗚呼禪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

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書說命惟治亂在庶

官不私及私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眠惟其能

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

天下以為為才其所以為才者曰忠肅恭

宣慈惠和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

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其音恭

音演鹿莫江切降下江切周公制禮作

樂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以為才語曰知有

才之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辨給以禦人語五禦入以口

給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音秘趨利就事，是

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

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勿用，非其道也。

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亂邦也。

王者創業垂統孟公孫丑君

為可也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書伊訓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

嗣故能長世也。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可專

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

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

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

不純，故所以輔道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

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

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

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賜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臣祖禹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惡鳥故切或誘以利或覓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

有隙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而不可奪也語入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以讒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訐謂人之陰私惡鳥故切訐君列切不惟聖讒而又罪之書舜典帝

日朕聖，讒說殄行，聖音即矣。可謂遠也。已矣。

可謂至明且遠矣。

語十一，可謂明也。已。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

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

之。徵熟視曰：孰與孰同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

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

之矣。帝泣為毀觀。為下，偽切。

臣祖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

不忘納之於善。

造，七掃切。

恐其薄於孝而厚於

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貴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為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

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

勿以丘壙勞費天下。因山為墳，器用瓦木，而

已。及葬，帝復為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

薄葬，以為盜賊之心止。求珍貨，既無珍貨，復

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為
 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為已紅峻祖有今因九峻山為
 陵紅切鑿石之工讒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
 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
 姦盜息心存沒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為
 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
 費倉倉采桑反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
 於是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
 藏金玉於山陵是為盜積而標示其處也
 豈不殆哉殆危也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
 陵謂盜發其塚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
 為之賈禍賈音古招也迹相接而莫之或戒也
 太宗雖為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
皇后姓長孫崩葬昭陵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
 露之患豈非太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符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符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祖禹曰富而不念貧則能保其富矣貴

而不念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

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乘去聲

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

何哉忘其始之賤貧而欲大無窮也是以

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及其即位卒為

賢君

書無逸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暨音海

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

同上文王甲服即康功田功

曰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安人之功以就田功

周公作書以戒

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

周公作無逸曰嗚呼君之所具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孔安國曰稼穡為農夫事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

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

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願謂侍臣

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為我有

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吏外

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官

死而以諂諛掩蔽戒群臣夫知彼之所以

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怠也此三王

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

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

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白

姓怨恚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強去聲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

欲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祖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紂積鉅橋之粟

史服紀紂有鉅橋之粟服虔曰

鉅橋舍名許慎曰鉅鹿

武王發之

書武成發鉅橋

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所積之府庫皆散發以賑貧民

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寢父將外事四夷內治官室聚斂積穀欲以有為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

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孝經事君章將順其美臣救其

惡

十一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

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尤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

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

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書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視也去聲孔安國云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

尤難也可不慎哉

十三年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
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
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比年以來輕用民力
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
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
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
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

臣祖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

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

恤憂也

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

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已欲富而惡貧

鳥惡

故切下同

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欲逸而惡勞

則逸者民之所欲也

前是錯傳對文帝策人情莫不欲富人情

莫不

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

有也

孟梁惠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以太宗之明而

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為漸不克終也

東萊先生音註唐鑑卷之四

內山文庫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966